

一、美在顏色

桂文亞

小時候我喜歡畫畫，特別是玩一種配顏色的遊戲。我有一盒十二色的王樣不透明水彩，是外婆送給我的生日禮物，它們像迷你牙膏似的排排躺在盒子裡。

在還沒有扭開這些水彩牙膏的頭蓋前，我會先去捏捏它們。有的瘦，有的胖，有的矮，有的高，不用說，從外表一眼看去，就知道我比較偏愛誰了。那些扁些短些的，就是玩得太高興的結果。

顏色變魔術是很有趣的遊戲：擠點兒瓦藍在小磁碟裡，再配點兒鮮黃，用毛筆蘸點水，和一和，變成了草原葉子的綠；擠點兒瓦藍，加上點橘紅，和一和，成了小姑娘裙襪上的秋香；深綠加淺綠，也是綠，但是沉穩的窗紗綠；不過這兒深綠的分量要多些兒。墨綠若增上深藍就有了浩瀚海洋的波濤，若添上了漆黑，就有了暮秋枯葉的蕭條，攔進了濃黃，又回到春臨大地的明麗。

我可以坐在書桌前整整變一個下午的顏色魔術，簡直成了一個孫悟空。變，變，變，變出了番茄紅、鞭炮紅和櫻桃紅；變，變變變，變出了海軍藍、馬褂藍、澆瓷藍和土耳其石藍。我走進了色彩的探險迷宮，覺得它們是神仙也是妖怪，讓人在一分鐘之內，蹦出了三百個驚奇泡泡。

要謝謝爸爸媽媽給我一雙完好的眼睛，讓我認識了美，學習如何區分這之中精細的差異。要謝謝爸爸媽媽，給我十個靈活的指頭，讓我會吃飯、寫字、跳繩、彈鋼琴，還會調弄顏色盤。在長長的人生紀念冊上，為金色的童年譜唱七彩的音符。

更要謝謝許多顏色小精靈，在我閱讀的時候，像耶誕樹梢一路披掛的彩燈，閃動著晶晶亮的眼睛，微笑著說：記得嗎？朋友！

怎麼不記得呢？春眠不覺曉是「綠」，花落知多少，是「紅」；牀前明月光是「銀」，疑是地上霜，是「白」；空山松子落，是「茶褐」，幽人應未眠是「淺灰」；朱雀橋邊野草花，是「淡淡的紫」，烏衣巷口夕陽斜，是「冷冷的金」。

當大家說「書中自有顏如玉」的時候，我就說：「書中自有色、香、味。」

二、雨水的話

邵憫

我是雨水，今年春天，我來到人間很久，我知道很多小朋友看到我就很頭痛；但是等我來了，那大自然的面貌才會更清新，草木的生長才會更繁茂，而且農田裏的稻子才會不缺水。

我知道雨天小朋友都要穿雨衣，或者打雨傘，走路或者坐公車都不方便，甚至有些沒公德心的機車騎士還會濺得小朋友一身泥水，所以不免有很多小朋友會說：「可惡的雨！為什麼還不停呢？」

我看得出來你們生氣而沒有笑容的臉，我的心裏也很難過，然而這是受氣候影響的關係。

我希望帶給人間的是活力和歡笑。

所以你們遠足的時候，我不去找你們。

你們上體育課的時候，我只會偷偷的躲在烏雲背後。

有時候，我突然的在下課時出現了，你們卻會快樂的大叫：「下雨了，下雨了！」有的小朋友還會跑到大操場上說：「我不怕雨。」

那時候的我感到真驕傲，我就輕輕的落在你們的髮上、臉上、衣服上，再悄悄的跟隨你們回家。

沒有入學的小弟弟、小妹妹同樣喜歡我，他們打着大人用的傘，穿着大人穿的雨鞋，走到雨裏說：「天天下雨多麼好玩呀！」

我當然跟所有的小朋友有友誼，但卻不喜歡小朋友淋成「落湯雞」，如果生了病，不能上課，那就很可惜了。

坐公車的時候，又潮濕又窒悶，大家關起窗子來防我，連可愛的微風也不要了，我知道你回家以後，鞋子一定溼了，雙腳浸了水很不舒服，而媽媽也會苦着臉說：「明天要穿什麼鞋子呢？」

其實媽媽還有很多的苦惱和埋怨，你們換洗的內衣和制服也不容易乾啊！

等到第二天，你們又在教室的走廊看到我了。

你們的眼裏充滿着敵意。

操場上是一片汪汪的積水，靜靜的；沒有人去上面奔跑、跳躍。小朋友！我只能說：請你們留在教室多看一點課外書，或者和同學談談生活裏的事，要不然找一角踢踢毽子，儘量保持衣服的乾燥。

我畢竟是要離開的；你們不要煩，聽說出外旅遊的陽光快要回來了，你們等着迎接它吧！

在我沒走之前，也希望你們發現我沖走生活環境中不少的污穢；而不久，卻會帶給你們一個美麗煥發的校園。

三、童年、夏日、棉花糖

陳幸蕙

碧葉扶疏的深巷底，有一棵古老巨大的鳳凰木。

童年時候，每逢初夏，當人家院牆角落的幾株向日葵，像一輪輪金黃的圓盤，燦燦然綻開時，那賣棉花糖的老人，便也開始自得其樂地在樹下，標售起一朵一朵蓬鬆若雲的棉花糖了。

那真是最輕鬆美好的夏日景象之一。

一根一根新鮮潔白的棉花糖，不，一朵一朵柔軟甜蜜的祥雲，不徘徊在山巔，不流浪在天上，卻只眷戀不捨地停駐在人間，停駐在巷底，停駐在每一個快樂的男孩女孩的手中，為草樹掩映的尋常巷陌，增添了幾分生動的童話氣息；於是，賣棉花糖的长者，便成了捕雲、網雲、巧手織雲的人了。

是的，織雲的人！

但他不用飛梭，不用紡車，也不去織出整齊的經緯，或細密的圖案；他只是以一小銅勺雪白晶瑩的砂糖粒，緩緩倒入製糖機器中央那神秘的黑洞裡，然後加熱、旋轉、攪拌，於是，一顆顆透明細小的粒子，便被抽成纖纖裊裊、若有若無的糖絲，同時，也開始在細細的木棒上，糾結聚集成另一種美好的形狀了。

面對那樣神奇速成的立體編塑，那樣一縷一縷剪裁合度的白雲，你必然會同意，做棉花糖，實在是一種詩意盎然的袖珍手工業，是可愛的街頭藝術，但也是饒富喜劇效果的魔術。

其實，做棉花糖的機器，出人意料地簡單。一塊長形呈帶狀的鋁薄片，圍繞成古羅馬劇場的形狀，再加上透明的防風玻璃板，和必要的零件，一座被安置在腳踏車後座的小型流動工廠，就算是配備齊全了。

也許，沒有一個孩子不愛雲，沒有一顆童心，是不對雲影充滿好奇與幻想的吧？因此，清寂的午後，或晴朗的早晨，當賣棉花糖的老人，閒閒地騎著腳踏車進入巷口，手裏的響鈴一搖，沙啞的嗓音一揚：「賣，棉花糖啲——」

成群的孩子，便著了魔似地，紛紛推開自家紗門衝出，緊跟在老人身後，喜孜孜地簇擁著他，像簇擁一位君王，直把他送到巷底那涼涼翠翠的鳳凰樹下為止。

那只屬於市井閭巷的生活畫面，簡直就是童話裏「斑衣吹笛人」故事的翻版，在初夏的微風中，充滿了天真的諧趣。

曾經，我也是手捧棉花糖，一任陽光輕輕灑在雙頰上的女孩；鬆鬆的棉花，甜津津的棉花，入口即化的那種感覺猶在舌間，但二十年光陰竟悄然飛逝，屬於棉花糖、屬於蝴蝶結、屬於雀斑的童年，已成為永恆的過去。

四、送花的手

吳晶晶

一般人常說施比受更有福，但是施與受之間往往是一線之隔。

通常，人們也許寄望今日施一分誠意，他日能受一分福緣，而這種對等關係的確維繫現代人部分的人際關係。但是，有時候「施」的背景後有著更深的關懷，「受」的內心又有著至情的感念。

平日，我搭公車上下班，只要身體狀況許可，見了老弱婦孺都能挺身讓座，目的無他，只求異時、異地，當我雙親搭車時也能遇上慈愛之人起身讓座。

一日，我照例擠在一群上班族中搭公車上班，由於起站時已是滿座，因此到了我這一站也只有站著上班去。

此時，身旁正站著一位吃力拄著拐杖的年輕人，而眼前的博愛座正坐著一位身強體健的青年，也許是不忍人之心興起，很想提醒這位青年讓座。正當此時，一股莫名的羞澀感阻止我開口，剛要發言的口應時緊閉。

正在矛盾的當兒，不遠處一位娟秀少女起身讓座，頓時解決了我的問題。正當我慶幸免去尷尬處境時，我見到娟秀的身影一跛一跛的漸踱到我的面前，而一個遲鈍而緩慢的步伐「篤！篤！」的挪向剛騰出來的空位。

霎時，我的頭有點昏眩，眼前一陣模糊，我為自己薄弱的道德勇氣而自責，同時，也為眼前的那一幕而暗自稱幸，人性固然有些許黑暗面，但是仍有空谷足音般的美事。以那位少女立場來說，也許她擁有許多需要他人「施」的條件。但是，今天她卻能在自己有限的條件下，把關懷給予最需要的人，施與受對她而言，已不是字面上單純的協助了，而是提昇了人性的光輝。

在有能力之時給予，固然值得吾人喝采，但是，在屋漏時卻能借人一個屋檐避雨，不也是至上的真情？這正是雪中送炭較錦上添花來得芬芳，彌足珍貴。

無論我們握有多少財富，貴在為人的真誠，正如無論我們手中掬有多少朵鮮花，只要我們願意將花送給需要花的人，花的芬芳不僅盈袖，更遠播他處。我相信送花的手比接花的手來得芬芳！

五、讀山

蔡 涵

你也愛山麼？

山，可以賞玩，可以親近。他優美的景致有如詩畫，而他的深邃就像一本大書，展現給我們的，是無窮的人生哲理。那裡只憑一瞥就能看得透徹明白呢？所以，我們每讀他一回，就會有新的領會。

我們讀山的穩重，讀他的屹立不拔，也讀他的威武不屈。他是以怎樣堅定的毅力，迎接著千百年來的風雨？而在他的終年青綠裡，卻寫著不盡的希望。是這樣的永不退縮，為我們展示了頑強的生命力，也讓我們深思和學習的吧？

山，聳然壁立。正由於他的不辭拒土石，所以能成其為山。山中的林木蓊鬱，常有禽鳥棲息，傳唱婉轉的歌聲。「山鳥初來猶怯轉，林花未發已偷新。」當可想見鳥兒嬌俏的模樣，也才使得山具有另一種動人的風貌吧？的確，有容乃大，人又何嘗不如此呢？唯有心胸寬闊，方能容下更多的美善，也更能贏得別人的敬重。

山色的翠碧直逼人眼目，讓你閃避不及。「草綠山無塵，山青楊柳春」，讀這樣的詩，再拿來和山色互印證，心中也平添一份怡然和欣喜。即令塵世的生活不能盡如人意，我們依然可以將自己的心靈舉揚到一個高潔的境界。

臺灣也多山，東部的山拔地擎天，氣勢磅礴令人興起「高山仰止」的思慕之情；而在我居住的小鎮，舉目所見的山，最是清麗婉約，是裝飾我窗前動人的橫幅，晨昏伴讀，成了無驚歲月裡一闕雋永的詞。

有人認為，山很難理解，它不只變幻莫測，而且奧深之處也不易讀得明白，就像「江上風煙積，山幽雲霧多」一般的不真切。其實，他只是一個有內涵的朋友，必得要你時時去親炙，才能明白他的和煦，既經結為真正的好友，就是永遠的知己了。

山是可愛的，你也讀山嗎？